



一件生日礼，一条归乡路

戴华丽：以前渴望走出大山，现在只想把脚扎进泥土里

黔西北层叠的喀斯特群山，晨雾缭绕，鸟鸣声渐起，油菜花冒香。盘山路上，戴华丽的小电驴绕过一道急弯，车灯划破雾气。这条路，她走了20多年——小时候双脚踩过泥泞的羊肠小道，如今车轮碾过硬化公路的每一道接痕。

“以前只想着我一定要走出大山，现在才知道，能把脚扎进泥土里，才是真的了不起。”这位从大山中考上上海，又以西部计划志愿者身份回到家乡服务满两年的贵州女孩，最终选择扎根于大山，成为一名乡村基层工作者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

一、怀里被塞了个橘子

4月清明刚过，春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沙坝村的联户路上，旁边的油菜花田还是一片金黄，戴华丽踩着路上的石子往坡上走，太阳晒得她后颈发烫。刚刚上完家政培训课的帮扶户杨春艳亲热地挽着她的手臂，问她：“这次能在我家吃饭不？”

踏过小桥边的石阶，绕过猪圈，来到杨春艳家。81岁的奶奶贾志义正坐在堂屋门口，颤巍巍地伸出手，皱纹里漾开笑意。“奶奶最近怎么样啊？身体可还好？”戴华丽蹲下身，将老人粗糙的手掌轻轻握住，也抬头笑。

她仍记得第一次走访时，贾奶奶执意塞来的那个橘子，金黄的果实在老人枯瘦的手掌中显得格外鲜亮。心里想着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但老

人一片心意，戴华丽实在不好意思拒绝。这之后，每次过来，老人都要往戴华丽怀里塞个橘子。杨春艳望着这一老一少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：“小戴比我家老大还小呢。”当初这个比很多人家孩子岁数都小的年轻大学生走进村里时，谁也没想到她能坚持下来。

戴华丽清楚地记得刚开始做帮扶工作，遇到不信任的村民，听到要算收入，不耐烦地摆手：“想写多少都可以。”她没有气馁，在村干部的帮助下请来了村里德高望重的杨方贵，与老人一唱一和，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讲，终于让村民打开了话匣子。

此刻的杨方贵家院里，墙上还刷着标语“建设美丽乡村，共建幸福家园，提振精气神，建设新

农村”，眼睛不好的老伴龙尚敏耳朵动了动：“是小戴吧？”杨方贵端着两张塑料小凳从里屋出来，腿脚虽不如年轻时利落，但掩藏不住看到戴华丽时的轻快，“快坐快坐！”两位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，戴华丽每次下乡都会来看看他们。

临走，戴华丽又被老人们招呼着留下吃饭。她好笑地想起自己第一次下乡饿得头昏眼花的情形。当时对村里情况不了解，一早从镇上出来，走完村民家，也不知道村委可以自己做饭吃，就这样饿了一天。那之后她总在背包里装些饼干糖果，既是为了忙起来充饥，也可以分给帮扶户家的小朋友，拉近与村民的关系。

如今，每次村民们留她在家吃饭，虽然还是会婉拒，但戴华丽心里总是暖洋洋的。

二、报到那天正是23岁生日

沙坝村是戴华丽接手帮扶工作后，下的第1个村子。2年前，2年西部计划服务期满后，戴华丽选择留在家乡，成为了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猫场镇政府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，下乡帮扶是她最重要的一项工作。猫场镇有28个村，她已经走过26个，最远的村子要骑近一个小时的山路。

“孙叔，上次说去考摩托车驾照，考过了吗？”在沙坝村，见到48岁的孙忠义，戴华丽熟练地用当地方言问道。孙忠义窘迫地摸了摸头：“没呢，我以为是骑摩托车考，没想到是骑三轮车……”戴华丽翻开手中的笔记本，认真记了下来：“县里有送考下乡政策，下次我通知您。”阳光透过窗户，在她笔尖划过的纸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这本被戴华丽称为“宝册”的笔记本，记录着她这些年工作的点点滴滴。厚厚的笔记本还是

2021年她刚参加西部计划时发的。翻开内页，密密麻麻记着每家帮扶户的家庭情况：务工地点、孩子年纪、联系方式……还有她用红笔标注的“工作小贴士”：说方言、先拉拉家常、多听少说。“这都是我参加西部计划那两年，和基层干部群众打交道时积累的经验。”

2021年，刚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的戴华丽，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来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团区委报到，那天正好是她23岁生日。“西部计划就像是给我的一份生日礼物，让我迅速成长。现在到基层工作，对我来说就是西部计划的延续。”

初到团区委工作，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了让自已显得更“老成”，把微信头像换成了中老年人偏爱的“花开富贵”水墨荷花，她觉得这样就可以“伪装”成一名“老干部”。没多久，就在第一次团

干部培训会上被“戳穿”了，面对台下70多位基层团干部，戴华丽不得不“网友变现”。会后有团干部跑上来拉着她表示震惊：“你讲得这么专业，我一直以为你有四十几岁！”

她为忙碌的基层团干部独创了“集中办公法”——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提供插线板和热点，一对一现场指导解决问题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也让团干部们感受到了她的真诚与贴心。“要和他们说地道的方言，讲他们能听懂的话，举例要讲到他们心坎里，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团建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。”戴华丽说。

在西秀区团区委负责基层团建工作的两年，戴华丽指导新建了7个团组织，发展了3700多名团员，也瘦了10斤。而让她自豪的不是这些数字，是数字背后自己的成长。

三、青山间留下三代人的注脚

清明假期，戴华丽回了趟老家。再回到猫场镇的办公室，窗台两朵黄色郁金香已伸展开花瓣。“趁我不在开花啦。”戴华丽开心地浇着水，想起老家的樱花也开得正欢。

她的老家是离现在工作地有100多公里的毕节市纳雍县紫岭镇铁厂村。曾经到镇上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，如今已变成平整的水泥路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，就能来到爷爷的老宅。左边一棵松树，右边一棵樱花树，往田里去还种着一圈杜鹃花。

老屋放着几张小板凳，凳面被磨得发亮。“那时候村里没有小学，爷爷就自己拿着这几个小板凳，当上了老师，教村里孩子念字。我第一次

听说这个故事，就觉得爷爷好伟大。”后来村里建了小学，爷爷挑着板凳走进了新教室，成了铁厂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，直到退休。

父亲戴青荣是铁厂村的村支书。戴华丽记得大学时，不太熟悉电脑的父亲半夜打长途过来，让她帮忙做表格。没想到，一转眼自己也走上了父亲的路。三代人的接力，在青山间留下注脚。

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……”这首家里人常哼的红歌，是儿时伴她在爷爷膝头入眠的旋律。如今走在村道上，戴华丽还是会不经意哼起。她说自己是听红歌长大的，一直对革命年代饱含深深的崇敬之情。“我们处于和平年代，有机会投身西部，扎根基层，未尝不是另一种身心的革命和蜕变。”

戴华丽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，在上海读大学时，做了一年团支书、三年班长，在学生会从干事到部长再到学生会主席，还是学院志愿队队长。她觉得自己是学生干部，而是“一直在服务大家”，“我觉得帮人很快乐，别人开心我也开心。”

毕业那年，两位学长学姐的朋友圈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。西藏的雪山，重庆的梯田，分享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比任何风景都动人。她想起家乡绵延的大山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山路，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的贫瘠山田，最终改变了留在上海先工作几年的人生规划，在西部计划志愿表上郑重写下“贵州”两个字。笔尖落下的瞬间，仿佛听见山风的呼唤。



戴华丽如今成为一名乡村基层工作者。

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徐易飞 施培琦

四、回到曾经想离开地方

每次看到戴华丽，沙坝村的85后民生监督员罗斌都会说她“真像我们农村姑娘”。戴华丽听了就笑，她知道这是对她最大的肯定。

如今站在这里，她能够说出每家每户的变化——孙忠义当上了护林员，每月多了800元收入，今年天气好，新种的樱桃应该收成不错；杨春艳干上了公益保洁员，还在参加村里的家政培训课；村里的路通了之后，去贵阳不用走一个小时山路再倒公交，几十年没出过村的杨方贵可以去省城看看，一天就能往返……

家乡也一样。站在铁厂村的山崖上，俯瞰蜿蜒的公路，如银带缠绕山间。戴华丽记得小时候跟着哥哥姐姐走山路去镇上，雨天一脚泥浆，晴天一身灰土。路上会看到很多牛羊，起雾的时候像人间仙境，很美，但也真的很难走。

如今，景色还是那么美，路却好走多了。硬化路通到每家每户，自来水接进灶头。当年需要爬上山崖举起手机才能搜到信号，现在连最偏远的院落都信号满格。曾经有部摩托车就是大件事的村里，不少人家都开上了小轿车。

戴华丽还小的时候，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。如今的村委办公室里，父亲指着新来的两个大学生说：“就像看见当年回来的你。”沙坝村的帮扶对象杨春艳也偷偷告诉戴华丽，在上海新华医院规培的大儿子给家里发微信：“完成学业后回来做医生。”

她曾经那么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上高中时甚至考了六盘水的学校，2000人里录取400个，她考上了，欢天喜地地坐上大巴第一次走出了毕节市，在颠簸的山路上吐得昏天黑地，下了车还是满心欢喜。19岁那年，她攥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坐上了人生第一趟飞机，看到上海，才知道“原来没有山的世界是这样的”。

如今，戴华丽回到家乡建设已有4年。曾经觉得走出大山的路那么长，如今走回这条路，戴华丽忽然明白，最美的风景不在山的另一边，而在他们亲手改变的故乡。

对话

青年报：为什么想考去上海？
戴华丽：因为向往大城市。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，所以特别想走出大山，去电视剧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看看。高中填的志愿里四五个都是上海的，最后也如愿了。

青年报：终于走出去了，毕业后怎么又回来了呢？
戴华丽：考到上海是我的人生一大跨越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但家乡还是我的根。而且比起大城市，好像还是家乡更需要我。我想留在这里，尽己所能地多帮助别人。

青年报：现在走回当初这条出山路，会有什么感触吗？
戴华丽：觉得光阴如梭，变化很大。原来乡村振兴的力量首先就是从这条条山路体现出来的。交通方便了，有能力的人可以外出务工，出不了远门的也可以在家种树养猪，发展产业。大家的生活都有了奔头。

记者手记

路宽了，花开了 年轻人就愿意回来了

去贵州采访，你会见识到什么是山路。无穷无尽的弯道，从一座山绕到另一座山。从贵阳到戴华丽的家乡铁厂村，开车要3个多小时，到她工作的猫场镇，又要近2个小时。这还是通了公路、硬化了村路的情况下。很难想象，曾经靠人的双脚翻越一座座大山，是多么艰难。

到贵州采访，你也会意识到什么是变化。沙坝村的村支书徐勇在这个有485户1850人的村里驻守了10年，他告诉记者，村里从泥路换成了硬化路，引水工程让农户家家都有了自来水。走进村里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，2500亩的樱桃树和1000亩的蜂糖李，覆盖了每家每户，光果树每年就能让户均收入增加2万元以上。他说，下一步还想大力发展乡村旅游。更偏僻的铁厂村里也在规划发展新产业，新栽种的椴木香菇已经开出小伞。

曾经让戴华丽拼命想走出去的路，如今被越走越宽。路宽了，年轻人也就愿意回来了。徐勇评价戴华丽，虽然年轻但工作能力很强。总说戴华丽是个“农村丫头”的罗斌说他很佩服这个小丫头，因为肯下来走访，接地气能吃苦，“沟通电话经常会打一个小时。”

他们希望，选择了这条归乡路的戴华丽，能成为其他年轻人的榜样。

